

程贤章文集

程贤章文集八

短篇小说卷

程贤章 著

桃花渡

作家出版社

顾 问 出版人 / 何建明
策 划 主 编 / 杨钦欢

桃花渡

程
贤
章
文
集

程贤章文集八

短篇小说卷

程贤章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程贤章文集/程贤章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63 - 6269 - 6

I. ①程… II. ①程…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6557 号

程贤章文集(11 卷)

作 者: 程贤章

责任编辑: 贺 平

特约编辑: 程勇芳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000 千

印张: 219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269 - 6

总定价: 330.00 元 (全十一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木落山高，壮士暮年（序）

肖建国

我最早读到的程贤章的小说是《俏妹子联姻》。那是三十年前了，我进厂当工人不久，刚刚热爱上文学，到处找书来读。可是正在经历着“文化大革命”洗礼的新华书店的柜架上，哪里找得出几本像样的文学书籍。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一位同事的表姐在长沙市古旧书店当经理，便求到门上去，一头扎进书库，倾其所有，买回了一大包书。我买了《红楼梦》、《三国演义》，买了《猎人笔记》、《静静的顿河》，买了《随园诗话》、《古文观止》，买了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高尔基，买了老舍、周立波、胡万春、费礼文、王汶石、马烽、杜鹏程、萧殷……我看到《俏妹子联姻》这本小册子，觉得书名很有味道，便也拣进了包里。我像饿狗一样很快吞“吃”完了这堆书。我是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读完《俏妹子联姻》以及书中其他篇章的。当时就觉得很清新，很有韵味，有一股浓浓的客家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使我的精神几天都是爽爽的。于是，我记住了作家的名字：程贤章。

说起来，我是该称程贤章作先生的。

初识程贤章，却是在读过《俏妹子联姻》二十五年以后。我到省作协开会，吃过晚饭，廖红球陪我去看程先生。敲开程贤章住的五楼家门，先生不在，他儿子勇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等他归来。一等等到快十二点钟头了，正欲起身告辞，猛然听到楼下大街上有人高声喊叫，其声之锐，可揭屋瓦。红球和勇芳相视一笑，皆忙起身。我惊问：是

谁？红球笑笑说：还会是谁？老程！勇芳抓着钥匙匆匆忙忙下楼接程贤章去了。这里红球就告诉我，贤章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出门一般是不会记得带钱带钥匙的。作协院子到了晚上十一点钟大门就要落锁，贤章进不了门，站在大街上就会不管不顾地呼救一般地叫门。叫喊声惊天动地，可以把整栋大楼抬起来。红球的太太惜其颜面，悄悄为他配了好几把钥匙，让他随时出门便可以随时带在身上。可是那些钥匙，一把一把地只见拿出去，不见带回来。

正说着，程贤章推门进来了。

因为《俏妹子联姻》的缘故，在我的想象中，程贤章应该是个清瘦俊朗、身躯颇长的人，我还无来由地认为他的头发应该是略微鬈曲的，应该戴一副金框眼镜。我错了！眼面前的程贤章，是个黑矮胖子（用我们的湖南话形容，便是：鼓墩胖子），脸上的肉很多，眼睛很细，很有光，手掌厚实有力。衣着很随便，但质地很讲究。他当时的身份是省文学院院长。但我觉得不像。怎么看也不像。像什么呢？我心里忽地冒出一个字眼：庄园主。我没有想到，一语成谶，几年以后，程贤章真的建起了一座“作家庄园”，实实在在地做起了庄园主。据说这是深圳市作协主席林雨纯给他起的名字。听到这个名字，我暗暗感叹：知程贤章者，林雨纯也！

我同程贤章见面的机会不多、每次见面，都能听到有关他的好消息。他不断地在写作，每年都有作品拿出来。他写的都是长篇，动辄二十几万字、三十几万字，就连一部《我说红楼》的随笔，也写出了十几万字。我也曾经尝试过长篇写作，深知那是一件重体力活。每次在稿纸上写下第一句话后，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我被推进了大海里面。那海好大好大，四顾茫茫，天高水阔，无涯无际，不知何时才是个头。每次写完长篇，都要大病一场。我不知道程贤章写完长篇后是不是会病倒，但在写作过程中的那份艰苦，却是能够体会得出来。我觉得程贤章的这种精神真是值得我们这些后来者好好学习的。

程贤章在长篇创作上的成就，掩盖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很多光辉。提起程贤章，自然就容易想起《云彩国》，想起《胭脂河》，想起《青春无悔》，想起《神仙·老虎·狗》，想起《围龙》，甚至想起《我看广东》。

这次读完他的《程贤章短篇小说集》，才又回过神来，他其实也是短篇小说创作的高手。

程贤章是以短篇小说闯入文坛，进而全面展示自己的才华的，他在短篇创作方面，自然很下过一番功夫。短篇小说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结构。我以为程贤章在这方面受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契诃夫的影响很深。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没有惊险离奇的情节，没有复杂的心理描写，不少的短篇，甚至仅仅是由开头和结尾组成的，一切都是那么朴素、那么简约。契诃夫说：“简练是才能的姊妹。”“要写得有才，就是写得简练。”信然！我相信程贤章也是深得其中三味的。《俏妹子联姻》、《桃花渡》、《清明时节》、《墨太阳》、《无语周末夜》等等篇什，如果正面铺陈开来，也都可以写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可以拉得很长，但必然会少了现在这样的韵味，少了现在这样的内涵。程贤章是很讲究结构的，也很知道从什么角度切入，才能以最小的篇幅，表现尽可能大的容量，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能够好看。程贤章在每篇小说中都找到了（安排了）一个独特的角色，这个角色既是故事中的人物，但又不是主要人物，他只是通过这个人物的角度，来观察、感受、叙述他的故事。《清明时节》是洪伯，《俏妹子联姻》是郭德嫂，《桃花渡》是老渡工龙志权，《墨太阳》是瞎婆子孙大娘，《无语周末夜》是老干部“我”……这些人物都饱经世事历练，看待事物、思考问题的角度很古怪、很刁、很有幽默感，说起话来嬉笑怒骂，可以没有顾忌。这就容易出戏，就能够为他的小说达到作家所企求的生动效果。这种生动效果说白了就是：好看。——程贤章这一招确是很高的。

程贤章的语言也是很讲究的。写小说，其实是写语言，短篇尤其如此。程贤章在小说中基本上用的是客家方言。他的语言好看，有味道，有嚼头，生动，流畅，而且表现力很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长期在梅州生活，写的都是“客家”的人和事。“客家”作为汉民族的一支，是晋朝时从北方南迁的一个民族群体，他们有一定的生活地域、相近的性格特点、独特的风俗习惯和共同的语言词汇。梅州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地方，人称“客都”。客家方言，当然跟文学语言是有一定差距的。程贤章能清醒地、有意识地在方言的基础上调动自己的文学语言，形成自己的语言特

色。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景是文化。程贤章长期受客家文化的熏陶，专心琢磨僻远山区山民朴素的语言风格，学习富于哲理的口语，搜集平原村庄的农民带有比兴特色的日常用语和山歌，尤其是对客家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使他的语言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墨太阳》中孙大娘的孙女和赵老头的孙子对上象了，孙大娘不满意，听人家说有个专员还是县长的女儿在追赵家孙子哩。孙大娘听了，“把没牙的嘴巴一努：‘专员、县长算几等，我小燕是个王妃相，没有汇丰银行狮头票子收入的男人就是长得金童般标致也给我到门檐外站去，连冷茶也休想进来喝一杯。’”再比如《桃花渡》里公社书记二伙的一段思想：“自古道：花在墙内，香在墙外，回到桃花渡，老一辈左一声‘二伙’，右一声‘二伙’，你就没得法子，哪里有威风去办案子？”——这里没有用“心情”，没有用“力量”，而是用了“威风”，这种内涵就更强烈、更丰富得多了，这种“神气”也就出来了。这就是客家人特有的语言。这类语言在程贤章的作品中俯拾皆是，触处成文，妙趣横生。程贤章的语言中，浸透了客家文化。他把客家话，融入了文学语言。

程贤章的小说，多是写客家生活，一种特定地域的人们生存形态，一种充满生机的、随时在变化着的生活。作家的脚踏在梅州厚实的土地上，手却搭在时代发展的灵动的脉搏上。这个短篇小说选，收进了程贤章各个时期的作品，几乎所有作品都是表现当时的现实生活，从中可以看到程贤章写小说有近距离切入生活的习惯。程贤章的主要精力是写长篇，之所以每次社会的大变动时期都有与生活同步的中短篇小说出来，我想他是出于整个写作战略的谋划。往往长篇创作的内容多，时间跨度长，写作周期和出版周期都长，不容易表现急速变动的时下生活，而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则正好可以弥补长篇的不足。小说创作需要沉淀，需要距离感，靠得太近了往往很难把握。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实在变动得太快了，田土说分就分到农民手里了，卡拉OK一夜之间就流行起来了，万元户百万元户千万元户一个一个像豆芽菜一样发起来了，很多人还在这急速的变动面前眼花缭乱瞠目结舌的时候，程贤章却以他长期当记者的敏感，以及他长期积累的文学素养，及时地用小说形式给以表现。这样近距离地表现时代的

变革和这种变革给人们思想上行动上带来的变化，需要胆识，更需要胆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文学前辈教诲，写作要跟生活拉开距离，要写经过沉淀了的生活，这样才能出精品。这当然是经验之谈，是一般的创作规律。程贤章当然也是知道这个规律的。但他还是顽强地按自己对生活和创作的理解去做了。这似乎有点犯忌——犯文学的大忌，也有点冒险——他能对生活把握得好吗？然而他全然不顾这些，照写不误。一往无前，义无反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要这样？我想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程贤章还有过很多文学创作以外的善举、义举：在广西师范大学设立奖学金，捐助希望工程的贫困学生，捐资为家乡修路……去年，又听说在梅州建起了“作家庄园”，圈地一千多亩，种了柚子、荔枝，盖了房子，还准备建作家碑林、砚藏馆、藏书馆，待一切妥帖后，将为作家的写作提供方便……程贤章的这些大动作，在业内业外都得到了很好的口碑！

古人曾说，人的一生，无非做三件事，或立功，或立言，或立德。程贤章三占其二，此生足矣！

木落山高，壮士暮年。老程，珍重！

二〇〇一年五月八日晨六点

目 录

木落山高，壮士暮年（序）	肖建国 / 1
--------------------	---------

第 一 辑（1959—1980）

姐姐明天出嫁	3
小癞子和“不列级牛”	18
千盏菊	31
清明时节	44
公社食品站	57
俏妹子联姻	68
千里共婵娟	74
甜	81
小城之夜	100
桃花渡	113

第 二 辑（1991—1996）

墨太阳	129
第六书记	138

金山阁的乞丐富翁	150
搭瓜棚	174
无语周末夜	205
挽水西流	216
进士第	236

第三辑 (2001—2009)

贞女文氏	265
城肚里人	281
牙龙湾	286
榄石先生	305
爱情大师阿不狗	313
找牌匾	321
后 记	333

第一辑
(1959—1980)

姐姐明天出嫁

—

姐姐明天就要出嫁到郭庄去了。

郭庄离我家不足五里地，隔着一条清波荡漾的清水河。

熟悉清水河脾气的人都知道，遇上秋冬两季水枯的时候，我们过河是不用划渡的，把裤脚挽起，或者是骑上水牛背，便可以涉水过河。五年前，姐姐和她的对象秋生哥相好时，常常借故带着我上郭庄找秋生哥。

“小保，陪我上郭庄走一趟，向秋生哥要一点他们刚培育出来的好稻种。”

“小保，跟姐姐过河去郭庄一趟，找秋生哥借一份拖拉机下水田的铁轮图纸。”

“小保，跟姐姐去找秋生哥，向他借两本书。”

.....

总之，姐姐总有那么多的理由，那么多事情要过河去，找郭庄的秋生哥。

姐姐比我大八岁。她二十岁那年，我十二岁。我问姐姐，我不去行不行？姐姐摇头说：“不行！”我把眉梢拧紧，扭着身子说：“下次，我不去了。”姐姐听了，总是笑咪咪地拉着我的手说：“小保，听姐姐的话，啊！”妈妈有时也凑一句：“阿梅，秋生又不是生疏人，过了河，你闭着眼也可以走到秋生家里，不必每次都把小保领去。”

姐姐听了，总是话里有话拖了很长一声：“妈！你就别理这事儿好不好？”

妈妈也太认真了。其实，我才希望有多一点机会上秋生哥家呢。

秋生哥的家，坐落在清水河边，门朝东南，简简朴朴，是清水河一带随处都可以碰到的小“锁头屋”。它与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周围绿荫荫，像一把把撑着的巨伞一般的果树园。杨桃、梨子、蜜柑、沙田柚、枇杷、龙眼、青橄榄。这些岭南著名的四时佳果，对我童年的胃口和心灵有着多么强烈的诱惑力！我每次跟姐姐到郭庄，秋生哥总是从果树上摘下或是还沾着朝霞，或是被阳光照耀得使人感到炙手的鲜水果，一盆盆捧到我面前，连声说：“小保，你放开肚子吃，不够，再摘，吃不完，把它带回去。”

姐姐总是挡开秋生哥的手，拦着说：“这还得了，多吃了要闹肚子痛呢！小保的胃和肚子不行，尝个把就得了。”

要是给秋生哥的妈妈晓得了，总是上来帮一把秋生哥：“孩子胃里三把火，石头吞下也化水，冰块吞下好点火。新鲜鲜的水果，吃下去对身体有好处。你是怕我拿不出来吗？有力气，你姐弟把树也扛一棵回去。”

这样，我便乘机大饱口福。甜滋滋的水果，用嘴使劲一咬，蜜糖般的果汁就顺着嘴角两边流。回家的时候，郭大婶、秋生哥又把没吃完的果子往我口袋里塞。四个衣袋，两个裤袋，全塞得满满。姐姐笑着对秋生哥说：“看你把小保训练成玩戏法的演员了。”

那些日子，不知道姐姐心里快活不快活，甜蜜不甜蜜，我肚里却是快活的，嘴里是甜蜜蜜的，嘿嘿！

二

姐姐和秋生哥是同学，又是同年，村里人都说姐姐漂亮，我觉得我姐姐也确实漂亮。她有一对黑眸子，还有两个很好看的酒窝，皮肤黑里透红。秋生哥呢，长得眉清目秀，丰满的脸蛋白里透红。有时候，我看他还比不上姐姐大方，碰到上级、生人，说话还腼腆。有人说他像“童阿男”。我不知这童阿男为何物。粉碎“四人帮”后，《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电影在我们村里放映，我才知道，童阿男是一个在部队里经受锻炼的上海兵。大家都说秋生哥确实像童阿男，我也觉得他有七分像。不过，他一直就那么好，没有一点解放初期上海兵逛大世界时的油滑。他是一个品德端

正、勤奋上进的人。看姐姐爱上这么个好小伙，我暗地里佩服她看人有眼力，挑选了秋生哥这么一个踏踏实实的好对象。

当然，姐姐和秋生哥也各有所长。在中学的时候，他们都在水利工地同一批“火线入团”。

那时的学校，惨遭林彪、“四人帮”的摧残破坏，树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连历史悠久的全国著名大学——清华大学，都只有一个“斗走资派专业”，我们这些小城镇的中学，每学期买来的课本连翻也不用翻。三机一泵、锄头尿桶，加上梁效的批判文章，就是学校的全部课程。那年大战水利工地，三个月不回家，“早起三点半，晚上加一班”、“大干苦干连续干”，秋生哥和姐姐都表现很好，上了光荣榜，“经受了考验”，在“火线”光荣入团。

他们俩各有偏爱——姐姐喜欢理论文章，秋生哥喜欢文学作品。那时的理论文章，都是报纸上那些梁效的大块文章。秋生哥每次看到姐姐捧着报纸，一副正襟危坐的模样阅读这些文章时，总是一脸疑惑不解地问姐姐：“这好比一碗碗小石粒，你不怕崩牙折磨身体吗？”姐姐笑着说：“硬一点没关系，细咀细嚼对付就是了。这里有中央精神，你总是不喜欢政治。”秋生哥说：“这些文章，千篇一律，就会标榜自己，教训别人，我就是不喜欢，我简直讨厌。”

而姐姐每次看到秋生哥贪婪地看那些被“四人帮”禁锢的文学作品时，总是提醒秋生哥：“这些书‘解放’了没有？不要看黑帮写的黑书，险啊！当心！”秋生哥听了，总是不安地站起来申辩：“连列宁肯定了的高尔基写的《母亲》，毛主席赞扬过的《红楼梦》也列为禁书，中国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姐姐这时总是瞪着惊奇的眼睛，而秋生哥却话犹未尽，大声说：“阿梅，我们已经差不多回到猿猴时代，全国人民心里都是一片荒凉的沙漠了。”姐姐慌忙捂住秋生哥的嘴，连声说：“不、不、不！秋生，你这是悲观停止的论调，都是你轻政治造成的恶果。我们的形势很好，不是小好，不是中好，是大好……”

“可不，到处莺歌燕舞，八亿人民八个戏，不吃粮食去吃屁！”秋生哥一边说一边按着肚皮发笑，而姐姐却一本正经地劝阻她的伙伴：“危险，

危险，这想法太危险了！”在这问题上，他们是死冤家、死对头，谁也不服谁。

但他们都立志做个好青年，做一个献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好青年。他们高中毕业回乡后，美丽的故乡犹如一块磁石把他们强烈吸引住了。广阔无垠的田野向他们伸开了双臂。他们开始培育水稻良种、番薯良种、玉米良种，还有良种猪、良种羊、良种鸡，在艰苦的试验过程中，不管雨天晴，不管酷暑严寒，不管成功失败，秋生哥从不向困难低头。姐姐常被他的精神感动，主动给他当助手，也很关心他的生活，常常提醒他不要搞得过分疲劳，影响身体健康。姐姐常常面对着他那有点苍白的脸色和经常熬红的眼睛而难过，并多次提醒他说：“不要过分逞强，精力充沛也不是无限充沛，小心把身体搞垮了。”

秋生哥听了，总是笑眯眯地回答：“没问题，你看我这身体多壮实！”他把衣袖一捋，举起长着许多肉腱的胳膊，在空中不停挥舞，“瞧，我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马，嗨！小说语言。是不是？”他哈哈大笑，姐姐也开怀笑了。

就像故乡的田园、农舍、小河、青山，富有抒情诗的浓艳色彩一样，姐姐和秋生哥的爱情，也充满田园诗歌的酣畅气息！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好姐姐，也非常盼望不远的将来，我会有这样一个又能干又聪明又英俊的好姐夫！当我把这件事和我加油添醋凑起来的细节告诉妈妈时，她的眸子忽然变得特别明亮，非常严肃地警告我：“小心姐姐捶你。”其实，她心里也乐，这一点，我从她的特别明亮的眼神和她充满表情的脸上可以看出来。我敢保证，妈妈也是非常满意秋生哥的。

三

一九七五年，姐姐当了清水河公社百花洲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她的基本群众，是一批政治夜校的理论辅导员，她的基本政策，是坚决割私有制的尾巴，她的战斗口号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她的第一张王牌，就是带头把家里自留地的表土全部刨个精光。

这些自留地，大部分都是经营了好几代人，表土油黑亮滑，自留地主人像打扮房间床铺一样精耕细作，一旦决定要把表土刨光挑到集体田里当肥料，有人惊讶得目瞪口呆，有人暗地里抹泪揩涕，有人又哭又闹，表示抗议。可是，队长带了头，生产队里又组织了“劝说团”、“锄修队”，与其被“锄修队”动手把地彻底毁了，倒不如自己动手，给自家留下好名声。这一着，使村前村后，机耕路和公路两边的田头，隆起一堆堆肥料。生产队的积极分子，还建议拆旧屋破墙，端开锅头挖灶心泥，扩大积肥战果。姐姐得意忘形，像率领兵马作战的将军，指挥“劝说团”的一支队伍去李庄拆屋。秋生哥来找姐姐劝阻，我便领着秋生哥直往李村跑，远远就看到烈属李大娘的旧屋顶上蹲着好几个“劝说团”的小伙子在掀瓦，正准备拆老屋了！

“在那！”我朝李大娘家一指。

“啊？”秋生哥看了，愣了一阵，忽然拉起我的手叫道：“小保，快，他们在掀瓦面了，赶快叫你姐姐阻止。”

我们抄田埂小道，两条腿像上紧发条一样，说多快有多快，哇！这回我真的成了田径运动员了！

姐姐正往檐边架着的梯子上爬，看到我和秋生哥跑来，便高兴地喊：“秋生，快上来吧！赶快投入这场积肥战斗。”

秋生哥气呼呼地招呼：“阿梅，你下来！”“不，你上来！”姐姐扭动身子也向秋生哥招手。

“不，你下来！”

瞧，秋生哥和姐姐在拔河了。最后，还是姐姐下来了。

“走！到那边去，我有事对你说。”秋生哥指着后园一棵合抱的龙眼树说。

“什么事？”姐姐有点诧异。

我跟他们走到树荫下。他们最初还是小声细气谈，后来，竟大声吵闹起来了。

秋生哥一脸严肃对姐姐说：“阿梅，你们不能这样搞，我们不能因为夺丰收而损害群众的利益。”